

阳翰笙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阳翰笙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和理论探索，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代表作《渔光曲》、《渔光曲》等，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深受观众喜爱。阳翰笙先生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阳翰笙先生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创作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始终坚守文学理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阳翰笙先生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阳翰笙 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唐达君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翰笙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790-0

I. 阳… II. 中… III. 话剧-剧本-中国-现代-选
集 IV. I 2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26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125 印张 268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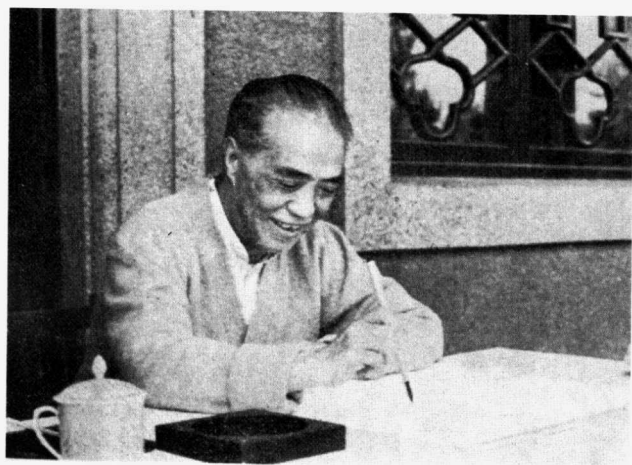
印数 1-41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陽希賢



阳翰笙作品书影

责任编辑 赵学静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作室

美术工作室



内 容 简 介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四川高县人。现代著名戏剧家。本书收入其剧作《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等4部。其中《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借古讽今，唤起民众的觉醒，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

阳翰笙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剧作，不仅在当时产生巨大震撼效应，而且其精湛的艺术，一直被后人所借鉴。



阳翰笙 (1902 — 1993)

本书编者 唐达君

目 录

前夜(四幕话剧)	1
李秀成之死(四幕话剧)	90
塞上风云(四幕话剧)	177
天国春秋(六幕话剧)	238
阳翰笙小传	350
阳翰笙主要著作书目	352

前 夜

(四幕话剧)

时 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地 点 天津

季 节 夏

时 间 第一幕——夜十时

第二幕——次日黄昏

第三幕——次日晚十二时

第四幕——接三幕直至黎明

人 物 白次山 四十二岁

郑文萱 二十六岁

白青虹 二十二岁

小 萱 (不入场)

刘济成 三十岁

林建平 二十岁

孙立群 二十八岁

张敬轩 四十岁

杨四爷 四十五岁

青年甲、乙、丙、丁。

仆人

茶房

流氓

第 一 幕

景 白次山宅中之花园：舞台对观众正面为白石走廊，走廊正面通过处有两石柱直立，柱上有隐光灯。柱下有石阶，正中为一八角门，门上有乳白色之圆灯。舞台之左右面均是竹编篱笆，篱笆上攀着玫瑰花草，台左篱前有树，树下有石凳。台右篱前杂植花草，花草旁：近台中有藤桌椅及帆布椅数张。

幕开时，场上灯未燃，仅有隐隐夏夜天光，能辨人物之轮廓而已。忽有一人影于廊之左端趋出，右柱边有一急速之动作；闻有足步声，便向八角门闪进，刘济成追踪入，黑影已消灭，刘稍一张望，忽发现柱上粘贴着警告书一张，阅后大惊，开灯，呼仆人。

刘济成 快去请老爷来！（仆下）

（白次山及其妻文萱由角门中进）

白次山 什么事？你惊惊惶惶的干什么？

刘济成 （指柱）你瞧！

白次山 （读警告书）“汉奸白次山注意：”（止读）

郑文萱 （接读）“你假使还有一点良心的话，马上就停止你的一切卖国行为。”

白次山 （未俟她读完即抢过一把撕下，愤怒的）这是谁干的？

刘济成 刚才我在走廊边，看见一个人影子立在这儿，我追了过

来，那影子一闪就不见了。（刘将警告书接过来又仔细看一看，揣在怀里）

白次山 （急插口）那么你看清楚没有？是谁？

刘济成 刚才这儿灯没有开，我只看见一个影子，我把灯开了，找遍了也没有找着。

白次山 谁这么大胆，敢到我公馆来捣乱？

刘济成 哼！我倒疑心一个人。

白次山 谁？

郑文萱 （同声惊问）谁呀？

刘济成 那影子也有点像。

白次山 像谁呀？

郑文萱 我们家里的人？（上两步）

刘济成 自然不是你们府上的人。

白次山 听差的有这么大胆子吗？

刘济成 你忘记了你们那贵西宾啦？

白次山 （皱眉沉思不语）

郑文萱 （大惊）啊！（慢向书房门边走去）

刘济成 哼哼！

白次山 你何以见得是他呢？

刘济成 不是他是谁？

郑文萱 不见得吧！（反身对刘）

刘济成 四爷，您不想想那小子向来就不是安分的样儿，我瞧着就不顺眼，那影子挺高，挺瘦，不是他是谁？

白次山 （踌躇）也许是外来的呢？

刘济成 这么又大又深的宅院，谁还混得进来？而且门口还有把门的巡捕，这周围左右都是大公馆，并且生人进来，也没有那么熟呀！

白次山 (稍一思索)我看还是得仔细去查一会。(按铃)

(仆上)

白次山 李贵,你知道吗? 这儿闹了贼了! 你快去把下边儿的人都叫出来,要他们马上在公馆各处查一查,看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行踪没有,再去问问把门的巡捕,刚才有没有生人进来,快去!

仆 人 是是!(急下)

刘济成 查,怎么查得出来?

白次山 你无凭无据,那怎么能够认得定呢?

刘济成 哼! 我是认定啦,当那小子一来教书的时候,我看着他那种僵头僵脑古里古怪的神气,就不是样儿。别说我啦,见着您也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可见得他心里一向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而且他虽然住在这儿好像这儿有谁要吞掉他似的,教书的本子刚一放下,掉转头就向外边溜。这年头儿,人心不古,谁知道那小子常常跑到外边去干的是些什么事儿! 这一向,外边接二连三闹的这些大乱子,还不都是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小伙子干的! 哼,你不听我的话,以后且有麻烦捣呢! 什么样的人,我鼻子一闻就闻出来啦! 没错。

郑文董 你到底什么时候看见那黑影子的?

刘济成 我不是马上就请你们来的么?

郑文董 (微笑)那就有点儿不对了。

白次山 唔?

刘济成 怎么?

郑文董 要是早一点儿我就知道了,刚才你请次山出来,林先生是一直在书房里跟孩子们讲故事,我还在那儿听了半天才出来的,他一步也没动,怎么会是他呢?

刘济成 (不信)你是刚才离开书房的么?

郑文董 (向白)你问次山,我是不是刚才从书房出来?(走向台左坐椅上)

刘济成 (冷笑)那就奇怪了。

郑文董 (笑)所以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能随便冤枉人。

白次山 济成,穿什么衣服,你看清楚没有?

刘济成 我看像穿着西服。

郑文董 你眼就那么准么?刚才你不是说只看见一个影子吗?

刘济成 是影子呀,不过是一个穿西服的影子。

(仆上)

仆 人 四老爷,刚才前后左右都派人仔细检查过啦,什么都没有,巡捕门房也都问过啦,都说这儿晚上没有什么生人进出过。

白次山 好,下去吧!告诉他们别随便乱嚷,关于这件事,不许再提。再去通知门房和看门的巡捕,这两天门口要留神!

仆 人 是是!(下)

白次山 (沉吟不语)

郑文董 依我看,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注意。(向台左走两步)

白次山 (不懂)唔?

刘济成 你说的是……?

郑文董 我说的是我们的那位大小姐。(坐圆桌左椅)

白次山 笑话!

刘济成 (冷冷的)你又何以见得是她呢?

郑文董 (向白)你想想她以前那份劲儿。

白次山 那还是她小孩子的时候的脾气,现在不是很好了么?

郑文董 哼!小孩子?我看她的心眼儿比咱们还多呢。

刘济成 心眼儿多也不是坏事呀。(笑)

白次山 (摇头)我看决不会是她。

郑文董 (愤然)哼!你忘记了她以前在家里捣的那些乱子了么?就是去年你替她定妥了的那门亲事,她不是跟你又哭又闹,说是你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却把她拿去当作跟日本的走狗联络感情的礼物,她是死也不愿意干的吗?还有就是那年春天……

白次山 (拦她)这是她以前闹小孩子脾气,你老说她干什么?

郑文董 (冷笑)这还是小孩子脾气吗?还记得不记得自从那回为了亲事大吵大闹之后,她不是还一定要你把她父亲的遗产,分给她吗?这也都是小孩子发脾气,(摇首)我倒没听说过。

刘济成 哪个年青人不闹脾气,这算得了什么!

白次山 你们女人的心眼儿真狭,这些事情都会记住一辈子。以前呢,一来是她父亲去世太早,二来我对她的教养也疏忽一点,所以弄得脾气非常之坏,可是自从去上海念书回来,也学着点人情世故了。这半年变得非常之好,对于她以前那些孩子脾气,都好像表示很懊悔,对于我也特别的亲热,所以现在简直同我亲生女儿一样,常常替我办点事,也很勤快,很稳着。你要是疑心她,那真未免太神经过敏了。她平常对你也很不错,青虹总算是自己的孩子,做长辈的应当宽大一点,不要起这些瞎疑心。

郑文董 (愤然)你说什么?我瞎疑心?那么刚才那张警告书是谁干的?林先生是外人,当然可疑,不过刚才我是亲眼看见他一直在书房里的。既然不是他,那还有谁?我不过是说说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了,随便你们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什么成见,反正骂的是你,不是我。

白次山 你怀疑人也得有点影子呀。

刘济成 (微笑)对啦,四太太刚才不是说得很好吗?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要随便冤枉人!

(文萱愤怒的刚要说话,忽然八角门里传出来青虹和小萱的嘻笑声,他们在里面说)

白青虹 弟弟!今儿晚上先生又跟你讲什么啦?先生现在在哪儿啦?

小 萱 先生在书房里啦。

白青虹 小山哥哥呢?

小 萱 小山哥哥早睡了。

白青虹 你也找刘妈睡觉去吧,瞧:闹得小眼儿都睁不开了——就这么去吗?我怎么教给你的?说 Good night!

小 萱 姐姐,“古得来!”

白青虹 好弟弟,(自八角门上,身子还偏向里面,扬起手向小萱招着“Good night”带着笑容跑下走廊)四叔,你叫我写的信我都写好了,摆在你书房抽屉里,公司里的电话也打过了,他就明天早上把保单送来,还问你有什么吩咐没有,他就照昨天您所说的办啦。

白次山 (甚为许可的点点头)

白青虹 四婶,明儿光明开秀兰邓波儿的小玲珑,您去不去看?

郑文萱 (冷淡的)不一定,你近来天天都去看电影吗?

白青虹 不,我也常常在家里看看书。

郑文萱 你在看些什么书?

白青虹 (笑)我在看《啼笑因缘》,这书倒挺有味儿的。

郑文萱 (有意的)你今天看报没有?(一面说一面向台右走)

白青虹 看啦。

郑文萱 前天卢沟桥一打仗,听说天津的学生又活动起来了,是不是?